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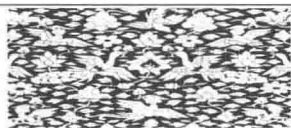
李李 著

# 清平山堂話本研究

——以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為主

春樓東風集篇子述本專寫  
靈苑來爾的朝日薄霞環綺  
華初袖碧玉簪如竹板穿雲金  
淡黛盡上村妝遊春小映油烟  
千嬌倚又是——意新妝香佳入  
容歸期獨懶妝洗眉新替法況  
松風日斷襟誠微雙雲山萬重  
十心千里





# 山本話本研究

以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為主

著者◎李李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清平山堂話本研究：以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為主／  
李李著．— 初版．— 臺北市：里仁，2014.03  
面；公分

ISBN 978-986-6178-75-7 (平裝)

1. 清平山堂話本 2. 話本 3. 研究考訂



857.41

103004275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 《清平山堂話本》研究

——以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為主

李 李 著

校 對：作者自校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編輯委員：王國良·陳益源·張高評

鹿憶鹿·廖棟樑·鄭文惠

發行人：徐秀榮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http://lenbook.webdy.com.tw>

郵政劃撥：01572938 「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一四年三月十日初版

參考售價：平裝 500 元

ISBN：978-986-6178-75-7 (平裝)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白話小說的崛起	1
第二節 《六家小說》、《六十家小說》與《清平山堂話本》	9
第三節 《清平山堂話本》研究現況	12
第四節 《清平山堂話本》輯印者——洪楗	15
第五節 話本小說的體制	19
第二章 分論	25
第一節 話本卷一	25
卷一之一〈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	25
卷一之二〈簡帖和尚〉	42
卷一之三〈西湖三塔記〉	61
卷一之四〈合同文字記〉	76
卷一之五〈風月瑞仙亭〉	82
第二節 話本卷二	95
卷二之一〈藍橋記〉	95
卷二之二〈快嘴李翠蓮記〉	99
卷二之三〈洛陽三怪記〉	129
卷二之四〈風月相思〉	137
卷二之五〈張子房慕道記〉	143
第三節 話本卷三	149

卷三之一〈陰騭積善〉	149
卷三之二〈陳巡檢梅嶺失妻記〉	153
卷三之三〈五戒禪師私紅蓮記〉	169
卷三之四〈刎頸鴛鴦會〉	185
卷三之五〈楊溫攔路虎傳〉	199
第三章 總論	213
第一節 角色臉譜	213
第二節 市井風情	220
第三節 時代思想	230
第四節 地域景觀	237
第五節 詞語結構	243
第六節 藝術美學	261
第四章 結論	269
參考文獻	273

## 第一章 緒論

在中國文學長流裡，詩文向稱正統，小說則被擠落於邊陲間；而文言小說的地位，又遠勝於白話小說。深受史傳傳統影響的唐代傳奇，是古典小說成熟的標誌，其以簡練文言字句，勾勒曲折情節，帶出鮮活人物，偶而亦作環境氛圍的渲染，並涵蓋了神怪、情愛、豪俠、歷史各類題材，名家名篇輩出。宋元之後，因諸多因素影響，白話之長、短篇作品，終得與文言小說分庭抗禮。

### 第一節 白話小說的崛起

《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曰：「(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二年·西元191年)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如何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sup>1</sup>另

<sup>1</sup>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449。

引〈吳質別傳〉曰：「質黃初五年（224）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將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sup>2</sup>由裴注可知，三國時，「說話」已屬高雅娛樂，曹植初見名士邯鄲淳，才先表演胡舞百戲，並親自誦言小說；亦有專門從事說話的俳優，能隨機應變，即席編排調笑，以取悅賓客。

《隋書》卷五十八〈陸爽傳〉所附〈侯白傳〉曰：「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佻不恃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sup>3</sup>《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八「誼諧四」引隋·侯白《啟顏錄》云：「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sup>4</sup>唐玄宗李隆基為太上皇時，「移仗西內安置」，每日與高力士「親看掃除庭院，芟蕪草木，或講經<sup>5</sup>、論議<sup>6</sup>，<sup>7</sup>轉（轉）

<sup>2</sup> 同前注，頁454-455。

<sup>3</sup> （唐）魏徵等撰：《隋書》（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421。

<sup>4</sup>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頁524。

<sup>5</sup> 此乃以說唱形式逐句講解佛經原文，如敦煌遺書〈維摩詰經講經文〉。

<sup>6</sup> 「論議」是佛教在發展過程中，從重言說之文化傳統所借鑑而來的宣傳手段，主要指僧侶間或僧侶與信眾、異教徒間的相互問難，曾給唐五代通俗小說之技法演進以重要影響。可參見潘承玉：〈古代通俗小說之源：佛家

變<sup>8</sup>、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sup>9</sup>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有「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句，其下自注云：「樂天每與予游從，無不書名屋壁，又嘗於新昌宅，說一枝花<sup>10</sup>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sup>11</sup>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云：「予太

---

“論議”、“說話”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之〔摘要〕。

<sup>7</sup> 潘承玉：〈古代通俗小說之源：佛家“論議”、“說話”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頁113）文末云：「至於〈高力士外傳〉中的那句關鍵文字，似應標點如下：……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另，文中〈高力士外傳〉原用書名之「《》」符號，為使眉目清楚，後文類此，均徑改正，作篇名號「〈〉」。

<sup>8</sup> 「轉（囀）變」就是將佛教故事圖畫「變相」，「轉」為語言形式的說唱故事，敦煌遺書〈降魔變文〉有十九處「若為陳說」，〈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有十六處「看……處」云云，就是表演時針對變相圖而發的痕跡；大多是散韻相間，講唱結合。

<sup>9</sup> （唐）郭湜：《高力士傳》，見清乾隆59年石門馬俊良大西山房輯刻之《龍威秘書四集》第五冊，葉八。此一版本，「轉」作「囀」字。

<sup>10</sup> （宋）羅燁《醉翁談錄》癸集卷之一「不負心類」，「李亞仙不負鄭元和」條（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113）：「李娃，長安娼女也，字亞仙，舊名一枝花。……」李娃故事，從唐代一直說演到宋元明，歷久弗衰。另由宋·儲泳《祛疑說·陽神陰靈之說》（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十，雜家類三，雜說之屬，民國75年，頁865-209）：「有客舉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云云，亦可見「說話」種種，已滲入人們日常思想、話語之中。

<sup>11</sup> （唐）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上冊）卷十「律詩」，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6-117。



和<sup>12</sup>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編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嘗於上都齋會設此，有一秀才甚賞某呼扁字與編同聲，云世人皆誤。予意其飾非，大笑之。近讀甄立言《本草音義》引曹憲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鵲姓秦，字越人，扁縣郡屬渤海。」<sup>13</sup>自上述種種確知，「說話」已是隋唐皇親國戚、貴胄士族之重要消遣娛樂。

另外，在唐代的寺院中，出現了一種與「僧講」<sup>14</sup>相對的「俗講」<sup>15</sup>。「僧講」是以出家人為對象，講解佛學經義；而「俗講」則以故事為主，聽眾為凡俗男女，先由「都講」唱一段經文，繼而「法師」加以解說，復以韻文吟唱，然此不僅限於佛經，乃因時制宜、隨類化俗，而其說唱底本稱作「變文」。唐·趙璘《因話

<sup>12</sup> 「太和」是唐文宗的年號，時約西元827至835年。

<sup>13</sup>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40。

<sup>14</sup> (宋)贊寧撰：《大宋僧史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五十四冊·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電子佛典 V1.45 普及版[http://tripitaka.cbeta.org/T54n2126\\_001](http://tripitaka.cbeta.org/T54n2126_001)) 卷1·「僧講」：「(朱)士行曹魏時，講道行經，即僧講之始也。」「僧講」之講經文，如：〈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大致為一段韻文、一段散文之韻散相間形式。

<sup>15</sup> (唐)釋道宣撰：《續高僧傳》(《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五十冊·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電子佛典 V1.45 普及版[http://tripitaka.cbeta.org/zh-cn/T50n2060\\_020](http://tripitaka.cbeta.org/zh-cn/T50n2060_020)) 卷20·「江漢沙門釋惠明傳二十」：「釋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義興人。……貞觀三年(西元629年)，竇刺史聞其聰敏追充州學。因爾日聽俗講、夕思佛義，博士責之。後逃隱出家，志樂佛法，欲罷不能。」可見唐代貞觀年間，「俗講」已興。

錄》卷四·「角部」曰：「有文淑僧者，公為聚眾譚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其毗庶易誘，釋徒苟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繫功德使，不懼臺省府縣，以士流好窺其所為，視衣冠過於仇讎，而淑僧最甚，前後杖背，流在邊地數矣。」<sup>16</sup>宋·司馬光所編《資治通鑒》：「(寶曆二年·西元 826 年)……六月……己卯，上(唐敬宗)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或作文淑)俗講。」元·胡三省音註云：「釋氏講說，類談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悅俗邀布施而已。」<sup>17</sup>姑且不論講說內容或目的，僅觀皇上親臨、士民填咽之實況，已證俗講之盛。

胡士瑩認為，俗講的「韻散結合，強調音樂性和歌唱」，就是承繼了「佛教唱導、唄贊的傳統」，再加上「我國講唱文學的特色，其中敘事用駢儷，則完全是中國的特色。為了適應文盲聽眾，俗講時鋪掛畫卷，就既是佛教藝術的特點，又有我國漢代“圖、傳、贊”的影響。」<sup>18</sup>晚唐·吉師老〈看蜀女轉<sup>19</sup>昭君變〉詩：「妖姬

<sup>16</sup> (唐)李肇／(唐)趙璘：《唐國史補／因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94-95。

<sup>17</sup>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鑒》卷243·〈唐紀〉59，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7850。

<sup>18</sup>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6。李騫於《敦煌變文話本研究》·〈唐代民間敘事文學的新發展——兼論民間文學和俗講的關係〉(瀋陽市：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80)一文中指出，通過僧侶俗講和唐代民間文學對比研究，可以看出，不是俗講影響民

未著石榴裙，自道家連錦水濱。檀口解知千載事，清詞堪歎九秋文。翠眉顰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說盡綺羅當日恨，昭君傳意向文君。」<sup>20</sup>則道盡旖旎蜀女，藉畫卷以說唱昭君和番之婉轉情事<sup>21</sup>。

時至北宋，城市繁榮，市民階層興起，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對汴京之人文薈萃、聲色犬馬，有鮮活的描摹：「……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

---

間文學而使民間文學韻散化出現新形式，而是由於佛教講經在逐漸向中國化發展過程中，學習運用了民間文學的形式而形成僧侶俗講。這個結論，可以充實豐富變文研究中過去已取得的結論——即變文是在中國傳統文學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又可以進一步否定過去和目前變文研究者中還存在的一種看法，首先由於佛教僧侶接受印度佛經韻散合組文體影響，在唐代形成僧侶俗講，後再影響民間文學而形成民間變文。

<sup>19</sup> 「轉」是「轉」的假借，有歌唱之意。

<sup>20</sup> （清）曹寅等編纂、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第十一冊）卷774，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8858。

<sup>21</sup> 詩鬼李賀〈許公子鄭姬歌〉（同前注，《全唐詩》（第六冊）卷393，頁4447）亦曰：「……長翻蜀紙卷明君，轉角含商破碧雲。自從小曆來東道，曲裡長眉少見人。……」

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sup>22</sup>因應需求，諸般娛樂活動中，「說話」忒勝，《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云：「崇、觀以來<sup>23</sup>，在京瓦肆伎藝，張廷叟、孟子書、主張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sup>24</sup>《西湖老人繁盛錄》「瓦市」條，則記載了南宋都城臨安說話業的繁榮情況：「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橋瓦。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常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說經，長嘯和尚、彭道安、陸妙慧、陸妙淨。小說，蔡和、李公佐。女流，史惠英、小張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欄說話，不曾去別瓦作場，人叫做小張四郎。」<sup>25</sup>當然，亦有聲名伎藝等而下之者，難擠入

<sup>22</sup>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1-2。

<sup>23</sup> 崇寧(1102)、大觀(1107)，乃宋徽宗趙佶年號。

<sup>24</sup> 同注22，頁91、93。「說話人」甚至還會掛出招子，預示關目，以招徠生意。宋·洪邁《夷堅支志》丁集卷第三「班固入夢」條(何卓校點：《夷堅志》冊三，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991)載，乾道六年(1170)冬，呂德卿偕其友「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

<sup>25</sup> (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盛錄／夢粱錄／武林舊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年——《西湖老人繁盛錄》頁16。(宋)吳自牧：《夢粱錄》卷19「瓦舍」條(《學海類編》第一百十二冊——民國九年〔1920〕上海涵芬樓據清道光十一年〔1836〕安晁氏木活字排印本影印，葉六)：「瓦舍者，謂其來時瓦合(原作「舍」，據知不足齋本《夢粱錄》卷十九，葉六，改為「合」)，出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不知起於何時。頃者，京師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

用欄杆圍成的固定演藝場所，只能隨處覓地表演，《武林舊事》卷六「瓦子勾欄」條云：「或有路岐，不入勾欄，只在耍鬧寬闊之處（宋刻“耍”作“要”）做場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sup>26</sup>從陸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其四：「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sup>27</sup>及劉克莊〈田舍即事〉十首之九：「兒女相携看市優，縱談楚漢割鴻溝。山河不暇為渠惜，聽到虞姬直是愁。」<sup>28</sup>二詩可證，彼時打野呵說書，亦頗活躍，深具吸引力；而前者是講東漢蔡邕棄親背婦遭雷擊斃的故事，後者是講劉邦項羽楚漢相爭的經過。

南宋後期，普羅大眾對只在瓦舍勾欄內聽「說話」，深感時空局限，亦覺不足解癮，遂有將「說話」書面化的需求；配合印刷出版條件成熟，可隨身攜帶、隨時參看，純供瀏覽之「話本」，便出現於文學市場，使白話短篇小說進入了草創時期。僅依羅燁《醉翁談錄》著錄，話本已不下百餘種，惜均散佚難覓，今存時代最早之話本集，唯《清平山堂話本》而已。

壤之門。杭城紹興間，駐蹕於此，殿巖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外翬立瓦舍，招集伎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今貴家子弟郎君，因此蕩遊破壞，尤甚於汴都也。其杭之瓦舍，城內外不下有十七處，……。」

<sup>26</sup>（宋）周密《四水潛夫》輯：《武林舊事》，杭州：西湖書社，1981年，頁93。（宋）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市井」條（同注25，頁3）：「此外如執政府牆下空地諸色路岐人，在此作場，尤為駢闐。」

<sup>27</sup>（宋）陸游：《陸游集》（《劍南詩稿》卷33），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870。

<sup>28</sup>（宋）劉克莊：《後村（邨）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本·第三冊）卷10。

## 第二節 《六家小說》、《六十家小說》與《清平山堂話本》

王一工在標校《清平山堂話本》之〈前言〉中，對《六十家小說》與《清平山堂話本》二者名目由來及發現經過，有簡要清晰之說明：「明代嘉靖年間（西元 1522-1566 年），錢塘人洪楹（字子美）在用他的齋名清平山堂刊刻的多種圖書中，有以話本為主的短篇小說六十種，分別結集，取名為《雨窗集》、《長燈集》、《隨航集》、《欵枕集》、《解閒集》、《醒夢集》，每集分上下卷，卷各五篇，合稱『六十家小說』。從六個集名可以看出，編刻者原是把這些小說視作雨日燈下，旅途枕上，消閒解悶的東西，並不曾認真當甚麼文學遺產來繼承。但他畢竟對保存宋元話本做了一件好事。可惜的是，『六十家小說』不久又散佚了。直到一九二九年，馬廉將得自日本內閣文庫收藏的十五篇殘存的『六十家小說』付北京古今小品書籍會影印出版，當時還不知道有『六十家小說』這回事，更未考究六個集子的名稱，便根據版心刻有『清平山堂』字樣，取名為《清平山堂話本》<sup>29</sup>。實際上，其中〈藍橋記〉和〈風月相思〉兩篇是用文言文寫的，最近也有人稱之為『文言話本』，但畢竟語言風格與話本有異。一九三四年，馬廉又偶然從買得的殘書中發現了寧波天一閣范氏藏本《雨窗集》和《欵枕集》中的十二篇話本，其中五篇有不同程度的殘損，復以平妖堂之名續付影印。馬廉去世後，阿英（錢杏邨）在上海發現了〈翡翠軒〉

<sup>29</sup> 《清平山堂話本》殘十五種（民國十八年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用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嘉靖洪氏刊本景印），收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和〈梅杏爭春〉的殘頁，經鑑定，這兩種小說與清平山堂所刻小說版式相同，因而可以確定也是『六十家小說』中的兩種。從殘頁可知，〈翡翠軒〉為文言小說，〈梅杏爭春〉則屬話本系統。至此，久已散佚的『六十家小說』，已知的計有二十九個篇目（內三種為文言小說）。一九五七年，譚正璧據馬廉前後兩種影印本加以校點，附阿英〈記嘉靖本《翡翠軒》及《梅杏爭春》〉一文，仍以《清平山堂話本》為名，由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出版。這是現存的『六十家小說』最好的輯佚本。」<sup>30</sup>

馬廉在民國十八年六月三十日於〈清平山堂話本序目〉云：「……右清平山堂話本十五種，原書匡高營造尺五寸，廣三寸八分，不著序目及刊刻年月，姓氏。其在小說史上佔有極重要之位置，《東洋學報》載有〈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一文論之甚詳；余曾譯刊其文於 A.C.月刊。近由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設法覓得此書，影印流傳。……今輒因其內容話本系統之小說居多，名曰《清平山堂話本》。刊刻年月，以洪刻他書序注繫者證之，當在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間（一五四一 - 一五五一）。」<sup>31</sup>並在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於〈影印天一閣舊藏雨窗欹枕集序〉云：「民國十八年秋天，北平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曾經影印過日本內閣文庫藏的明版《清平山堂》。那是十五種話本小說居多數的叢刻，日本人因書板

<sup>30</sup> 洪楙編、王一工標校：《清平山堂話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1995年3月授權台北市：建宏出版社出版，收入《十大古典白話短篇小說》叢書。

<sup>31</sup> 丁錫根編著：《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中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760-761。文末（頁761）標明：「據文學古籍刊行社本」。

刻“清平山堂”字樣，取以為名，原本可也沒有總稱<sup>32</sup>，我們就給它定名為《清平山堂話本》。明朝人刻書，用“清平山堂”字樣的有嘉靖年間錢塘洪楸的《夷堅志》和《唐詩紀事》。我們認定這話本也是洪氏刻的書，並且還不止十五篇，日本保存書十五篇罷了。這幾年來不斷的注意訪求清平山堂的書，想證明那個假設。二十二年秋天，我在故鄉（寧波）預備回北平的時候，有一天無意之中買了一包殘書，居然整理出洪氏刻的《繪事指蒙》和十二篇話本來了！這十二篇話本與日本本所出十五篇沒有相同的，板心刻字情形卻是相同，有些刻了，有些不刻。因此初步證明了《清平山堂話本》至少有二十七篇。……從題字的款式上看，我們知道《雨窗集》與《欹枕集》是兩回插架的。然則我們第二步可以證明洪氏刻的《清平山堂話本》隨刻隨出，每五篇一冊。……」<sup>33</sup>

程毅中於2010年12月《清平山堂話本校注·前言》中指出：「《清平山堂話本》原名《六家小說》，是明代嘉靖年間洪楸清平山堂編印的。據晚明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目》卷七小說家記異門著錄，分別題名為《雨窗集》《長燈集》《隨航集》《欹枕集》《解閑集》《醒夢集》，每集十卷，共六十卷。清人顧修《彙刻書目初編》著錄與之相同。從六集各具書名看來，稱為『六家小說』是比較合理的。但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嘉惠堂本）卷二湖心亭條引作《六十家小說》，《趙定宇書目》著錄亦作《六十家小說》（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影印本一九三頁）。這只是對六個集子的總

<sup>32</sup> 馬廉當時尚不知有《六十家小說》之名，故有此說。

<sup>33</sup> 同注31，頁761-762。



稱，其實是應該分別稱各個集子的正名。晁琛《寶文堂書目》子雜類只著錄了《隨航集》一種，下注十種。其餘都是散錄單篇，像是早已單本流傳，或者可能還是洪楹彙刻之前的舊本，如現存殘頁的元刻本〈紅白蜘蛛〉，在《寶文堂書目》裏就有〈紅白蜘蛛記〉的記錄。日本學者中里見敬教授根據版面有補刻的跡象，得出結論說：在清平山堂刻本之前，已有小說舊本的存在。這是可信的。……總之，從版面的墨丁、缺字、錯字看，清平山堂所藏的底本就是殘缺多錯的劣本，或者竟是利用殘損的舊版重印的。」

34

### 第三節 《清平山堂話本》研究現況

《清平山堂話本》最早是民國十八年由北平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發行影印本十五篇，後加入馬廉平妖堂影印《雨窗集》、《欹枕集》十二篇，於1955年由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1987年重印；1990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亦將影印本之《清平山堂話本》合《新編紅白蜘蛛小說》兩殘頁，再行出版<sup>35</sup>。不過，《清平山堂話本》初刻時，乃隨收隨刊，未經統整更動，遂保有話本原始樣貌與風格，如前有「入話」，後有「散場」，與新發現的元刻《新編

<sup>34</sup> 程毅中：《清平山堂話本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2月）·「前言」頁2-3。

<sup>35</sup>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清平山堂話本新編紅白蜘蛛小說》（影印本），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288面／2面。此書據日本「內閣文庫」所藏二十七篇短篇話本小說影印，因其版心有「清平山堂」字樣，故定名為《清平山堂話本》；而〈新編紅白蜘蛛小說〉則據西安文管會所藏殘頁影印，並附加「前言」。